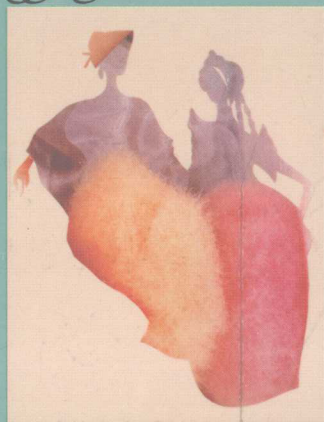


德龄公主

Delinggongzhu



徐小斌 著

第二卷

长篇小说卷

徐小斌小说精荟

德龄公主

Delinggongzhu

徐小斌 著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德龄公主/徐小斌著. - 北京:作家出版社,2012.1

(徐小斌小说精荟)

ISBN 978 - 7 - 5063 - 6146 - 0

I. ① 德… II. ① 徐… III. ①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231999 号

德龄公主

作 者: 徐小斌

出 品: 语可书坊

责任编辑: 张亚丽 秦 悦

装帧设计: 语可书坊·文妍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

邮 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86 - 10 - 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haozuoj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刷: 世界知识印刷厂

成品尺寸: 133 × 214

字数: 300 千

印张: 14.75

版次: 2012 年 1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063 - 6146 - 0

定价: 28.00 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总 序

徐小斌

很知道这年头出套集子不容易，因此格外感谢何建明社长的抬爱，更感谢我的好友、本书的策划亚丽女士，是她指挥着一个出色的团队完成了这个相当艰巨的任务。

当然，还要深谢所有曾经帮助、关爱与扶持我的前辈、老师与朋友们，这是一个太长太长的名单——没有你们，我根本无法坚持三十年！今天正巧是西方的感恩节，似乎是神的启示——我向你们深深地鞠躬致谢。

我是地道的双鱼星座：幻想，懒散，宅。

当我沉浸在独自的寂静时，脑海里经常会有一句歌冒出来：“什么也不能阻挡，我对自由的向往”——这首歌常常令我热泪盈眶。

自1981年至今，我的写作已经整整三十年。为了热爱的文学，我丧失了许多，甚至可以说把自己的生活都给写没了。恰如近期在哈佛演讲时我说的那样，“男女平等其实是个神话，男作家写到最后拥有一切，而女作家写到最后一无所有一切”，这句话令在场者大乐，颇活跃了场内气氛，被美媒体认为是“妙语”。

更为悲催的是：近期听一位大明星对我说，她对国内一位著名出版商说，“很喜欢徐老师的作品，可惜觉得她早生了三十

年”，大书商当即驳斥：“我也很喜欢她的书，但我觉得她是晚生了三十年！”拜托！——无论是早生还是晚生三十年，我都算是生不逢时，好不好？

不过也有一些别样的声音：

我看过很多国外作家的作品，但无论如何总是觉得没有任何人能超越你在我心里的地位，我甚至把你的文字当作启示录来读！

每当我心里烦得快要死掉的时候，想一想您，心情就会好起来。

你最令人叹服的一点就是：太有想法了。看了你的作品总是被打中内心世界最深处，久久不能平静。

《末日的阳光》《弧光》《双鱼星座》等，是实在要写压抑不住之后喷薄而出的，一下就把人抓住了，怎么也放不下，其中的思考和人物内心的挣扎等等太精彩了。

最初看你的书是我那个国画老师借给我的，我连着两个晚上没睡觉一口气看完了，看完后我简直惊了，你完全把我内心给调动起来了，在你之前那些书根本就等于是眼睛看了没入心，白看的。

在你之后可能才是我真正阅读的开始。

……面对这样的读者，除了把自己的心再度奉献出来，又有什么好说的呢？

三十年，我把一个女子最好的三十年都献给了文学，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。世俗利益如一座金山，文学不过是金山上的一粒金沙而已。我深知此。但我要金沙而弃金山，只是因为：金山的代价太昂贵了，它要夺去的是我内心的自由，而这恰恰是我绝不能失去的！

这六本书（当然，本来我还贪婪地想再加上《敦煌遗梦》和《海火》）虽然风格不一，采用了各种叙事方式与文本实验，但有一点是一以贯之的，那就是：我创作的内心世界是自由的，是充满着原创精神、不被捆绑的，而不被捆绑是要付出代价的，巨大的世俗利益的代价。

我觉得：值得。

这是我迄今为止最为骄傲的。

但愿这是我一生的骄傲。

2011 年感恩节

一半是艺术 一半是历史

时间总是把历史变成童话

——作者题记

我写德龄公主（代前言）

长篇小说《羽蛇》和五卷本文集出版后，我一直想写一个完全不同的东西。后在一个类似“清宫秘闻”之类的小册子上发现了德龄姐妹的一段轶事，上面写了她们曾经是现代舞蹈之母伊莎贝拉·邓肯甘愿不收学费的入室弟子。我顿时兴趣大增，于是找来有关史料。

最初的想法是想做一部电影，一部国际大片，写了个梗概，但后来觉得做电影几乎是梦想。于是还是想先写小说。小说写了三万来字就中止了，发现读的史料根本不够，举步为艰。但是小说的语言风格基本确定，基本用明清话本的风格。我想把《羽蛇》《双鱼星座》的语言彻底颠覆一下，对自己驾驭文字的能力来一次自我挑战。

读了整整一年史料，一百多本。资料来源主要三部分，一是北图，二是故宫的朋友帮助搜集，三是各个书店，特别是故宫、颐和园等地的书店。在读史料的过程中我发现，有很多历史人物历史场景的描写在历史教科书中是有问题的。譬如对庚子年，对八国联军入侵始末，对慈禧太后当时的孤注一掷，对光绪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的勇敢表现和之后的奋发图强，对隆裕和李莲英的定位等等，都有很大出入。

我写这部小说的初衷是让小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，表层的故事力求做到轻松好看，而内核却是厚重、凝重而又沉重的。希望不同层面的读者可以有不同层面的享受。

整整两年写完初稿。下半年有家影视公司看中此小说，其实他们只看了一个大纲，希望改电视剧。因是自己喜欢的题材，于是决定自己改，就和一个朋友联合编剧。写完剧本后又改了一稿小说，其辛苦自不待言。因为我对自己的要求是，要让它既忠于史实又不拘泥于史实，既有严肃的内涵又有好看的故事，在没有历史硬伤的前提下大胆颠覆历史人物，创造性地写精彩的故事。该书的历史背景是大清帝国如残阳夕照般无可挽回地没落，这本身就是一个大悲剧，而在前台表演的历史人物包括慈禧、光绪、隆裕等等都无一不是悲剧式人物。在大悲剧的背景下是轻松有趣愉悦甚至带有某种喜剧色彩的故事，这种故事与背景之间的反差本身就具有巨大的张力。

具体地说，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碰撞自始至终存在。貌似很简单的小事，都存在着这种碰撞。德龄试图通过日常生活改造慈禧，让慈禧接受西方的进步事物，实际上慈禧也确实接受了。但是正如光绪在唐大卫牺牲后对德龄所说：“德龄，我们都是一样是有幻想的人。朕的幻想保全了皇爸爸，却牺牲了六君子，让康梁流亡海外，让袁世凯志得意满；你的幻想让皇爸爸接受了照相、法国化妆品、英文报纸、油画，甚至还有留学生，可她还是毫不留情地铲除异己，扼杀那些比她想得远，走得快的人……”

德龄的救国梦由此破灭。

君主制、君主立宪制与共和制的争论贯穿始终。甲午战争战败，大大刺激了年轻的光绪皇帝，他开始想实行变法维新，

就在此时，康有为应运而生。“戊戌变法”是整个中国近代史上最伟大的一次运动（原谅我不用“革命”二字）。这一点，历史越久远就越明了，可惜它只有一百零三天。假如变法成功，那么中国很有可能如同明治维新后的日本那样，突飞猛进。在变法过程中，光绪曾经当面顶撞慈禧太后，这在当时是需要极大胆量的！根据容龄的回忆录，光绪的确在慈禧的千手千眼之下大胆问“康”。无数史实证明了光绪绝非懦夫，而是一个有血性有思想勤政爱国的君主。变法失败后两年，便发生了庚子国变。在庚子年中，历史充分暴露了慈禧的无知、狭隘、专横、误国。她相信了荣禄提供的假照会，其中勒令皇太后归政一条极大地刺激了她，她竟不顾清朝当时的国力，以卵击石。她一方面怂恿义和团扶清灭洋，造成杀害德国公使克林德的惨案，另一方面竟敢同时向十一国宣战，并连杀了两名主和大臣，导致了八国联军的入侵。此举无疑是把国家推向了灾难的深渊！

庚子年西狩，慈禧的确吃了不少苦，也有所反省，但她推行的所谓五年新政完全是掩人耳目，“国体不变，新政何为”，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打败了君主制的俄国，这完全说明了问题，而庚子年后，慈禧被洋人打怕了，由排外转为媚外，所谓“量中华之物力，结与国之欢心”，便是当时她臭名昭著的口号。就是这样，也没能抵挡住随之而来的侮辱：日俄大战的战场竟然在满洲境内，这自然是堂堂中华的奇耻大辱！而这正是德龄姐妹进官前后的历史背景。

无数志士仁人在寻找救国之路。主要是孙文为首的革命党（主张共和制）和康有为为首的保皇党（主张君主立宪制），也就是被慈禧诬为乱党、逆党的两派。尽管对他们的历史评价至今人们仍在争论不休，但有一点是肯定的：他们热爱这个国家，为这个国家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，甚至生命。

而表层的故事多以后宫为主，后宫以官眷为主，女性占绝大多数，这样表层就会好看。当然，后宫也很险恶，譬如慈禧与皇后联手做掉四格格的侍女茧儿、对四格格敲山震虎、对德龄多次试探、对容龄暗恋光绪的怀疑及对卡尔和怀特等的监视……这些都令人感到清宫中充满了陷阱。当然，在史实中，容龄爱的是一个太监，而德龄则暗恋光绪，德龄是在出官后才认识怀特的，怀特并非牙医，而是当时美国驻沪副领事。

本书当然也写了慈禧人性的一面，这段时期是她真正的晚年，她害怕孤独，渴望亲情，但即使这样，她也无法克制自己的多疑与乖戾。她其实至死都没有真正的反省。但是“青山遮不住，毕竟东流去”——历史潮流谁也无法阻挡。她死后三年，震惊世界的辛亥革命爆发了。

这部小说还有一个初衷，就是开创历史小说的一个新样式。让“历史”更加“小说”，让历史真正小说化，而不是那种板着脸孔的历史小说。

是不是达到了自定的标准，看读者的评价吧。

第一章

1

德龄姐妹头一回入宫，是在公元一九〇三年，也就是光绪二十九年的初春。

那年春天的万寿山，迷迷蒙蒙的，昆明湖也像是罩了一层迷雾。三乘轿子荡悠悠地穿过海淀，沿颐和园的红色宫墙黄色琉璃瓦来到一个雄伟的牌楼。轿夫一见那牌楼就停步了。小旁门开着，那是为贵客预备着的。至于正门，只有慈禧太后本人可以享用。

入宫的仪式非常隆重。轿子一停，立刻有四个太监来了，两个尖着嗓子大叫：“来了！”——另两个拿了宫制的黄丝帘盖在轿子上。裕太太悄声对大女儿德龄说：“这是老佛爷的恩宠！”德龄立即肃然。只有小女儿容龄因为太小，一个劲儿地撩着帘子张望。

十余个小太监一字儿排开。为首的请了三个安，道：“老佛爷有旨：请裕太太和两位姑娘在东配殿等候。”

就这么进了宫。展眼望去，倒未见得有多么奢华。所有的家具陈设都是紫檀木的，铺着蓝色丝缎，有三十几个造型美丽

的钟。容龄凑上去看，见钟座上大多刻着西洋字码，英文法文不必说了，她是认识的，还有些不认识的文字，她便扯了姐姐德龄一起看。就在她们来看去看的时候，分明听到旁边有些宫女在议论：“哟，也不知她们认不认得中国字儿？”“认得什么，连中国话儿也不会说呢！”

容龄哪受得了这个，急回身，没等站直了就说：“你们怎么这么讲话？谁不会说中国话儿？告诉你们，我们会好几国文字呢！”

容龄标准的京片子吓了那几个女人一跳。裕太太急忙拦着：“这可不是巴黎，由着你们的性子胡闹！这是在宫里，老佛爷的规矩大着呢！额娘教了你们这些日子，难道都白教了？”

一语未了，外面太监喊一声：“皇后主子到！”唬得几个太监宫女，急忙回避。皇后穿浅黄洒花百褶裙，鹅黄绣花窄襟袄，蜜合色坎肩，头上只插一只玉凤，两只蝴蝶镶银翡翠簪子，一对珍珠镶金耳环，并不怎么华贵，倒也干净齐整。皇后很瘦，美丽是谈不到的，却是十分可亲，一见面就笑着说道：“可是裕太太和德、容两位姑娘来了？快随我去！老佛爷念叨了好几天了，说是裕太太和两位姑娘大老远儿地回来，可别委屈了她们！”

裕太太急忙率两个姑娘向皇后请了安，赔笑道：“我们是什么人？还劳皇后亲自来迎，真真是折杀奴婢了！”

皇后笑道：“裕太太快别这么说，你们是什么人？大清帝国驻法公使的家眷，难道不该我来接吗？裕庚怎么样？身子可大好了？”

裕太太黯然道：“还是不好，我瞅着，愈发重了似的。饶这样，还是心细：嘱咐两个姑娘，千万别坏了咱大清国的规矩，还叫我请老佛爷的示下，进宫是穿洋服呢，还是穿咱满洲的宫

服。老佛爷她老人家想瞧瞧西洋的衣裳，这不我们把在那边正式场合的衣裳穿出来了。”

皇后这才看见眼前的三人穿的一式巴黎洋装：裕太太穿海水绿色丝袍，维多利亚式的裙撑子，颈上戴一串珍珠项链；大姑娘德龄穿一身鲜红的裙子，配鲜红鞋子，戴玉石耳环；小姑娘容龄穿浅蓝丝绒裙子，戴翡翠项链。三人一式的大羽毛帽子，路易十五的高跟鞋，倒像是鼻烟壶上画的西洋美人似的。皇后看了暗暗称奇。

2

多少年之后德龄还记得，那天见到慈禧太后之前，老佛爷已经把皇太后的谱儿摆得足足的了。先是叫太监宫女迎，然后叫皇后迎，然后人还没出来呢先就赐了不少礼物：金玉戒指一人三枚，一大盘子玉坠儿随便拿，后来又是牛奶饽饽什么的不少吃食，等见到老佛爷的时候，容龄已经吃饱了。

慈禧那天穿的是百凤缕花镶金大红云丝袍，上罩金黄绣龙凤镶银鼠皮坎肩，项上挂的珍珠坠子，颗颗大如鸟卵，一只手上就是四五枚金玉戒指，还有长长的极其精美的金护指。让容龄觉着，那老太太只有一双手很美。

从一开始两个姑娘对皇太后的印象便产生了分歧。与妹妹不同，德龄觉着，皇太后虽然是个老太太了，却依然美得咄咄逼人。那老太太微笑着的时候也有一种威严，令人慑服，而在德龄，则简直就是崇拜。当时慈禧微笑着扶起她们，还亲了亲两个姑娘，道：“裕太太，你可真能耐！把两个姑娘调理得仙女儿似的，还这么守规矩，有礼貌，你就不怕我把她们留下？”裕太太一怔，忙赔笑道：“果真如此，那是她俩的造化。”慈禧仰

天大笑道：“到底是咱大清国公使的夫人！真气派！难道你就没听说过我的恶名儿？有人说，我连亲生儿子都容不下，你就舍得把这一对儿姐妹花儿放这儿？不怕被我给糟践了？！”

裕太太到底是大家子出身，心里虽在突突地跳，脸上依旧赔着笑，一点声色也不露，道：“老佛爷说笑了。谁不知道老佛爷会调理人儿？连鸟儿也调理得这么水灵呢！”说着瞧一眼架子上的鹦鹉，偏那鹦鹉像是解人意似的，呼啦啦一下子飞起来，口里叫着：“老佛爷万寿无疆！”倒把慈禧逗乐了。

慈禧笑道：“这两只鹦鹉鸟儿原是袁世凯送的，也难为他想得周全，这么大一个朝廷，偏他想起这个巧宗儿！这两只鸟儿倒长得怪俊的，嘴也巧，倒哄得我笑笑……”

裕太太忙说：“这都是老佛爷慈悲……”

慈禧笑道：“说起这个来，笑话儿可好多着呢，因我喜欢那西洋哈巴狗儿，说过一回，他们就不知道打哪儿弄来百十来头，见了我，齐刷刷地作揖，倒吓了我一跳！……来来来，闲话少说，先见见皇上！”

三人这才注意到进来一位年轻的男子，看上去只有二十四五岁的年纪（其实当时光绪已有三十二岁了），身穿黄袍，黑色缎帽上镶一颗极大的珍珠，后来德龄姐妹才知道，那就是所谓“龙珠”，腰带上也镶了些珠宝。但是总的看来，他十分朴素，可以说比宫中任何一个人人都朴素。他身体瘦削，神情忧郁，但是相貌端正，一双眼睛黑如点漆，十分灵秀。可以想象到假若他生得健壮一些，应当算是个十足的美男子了。姐儿俩都没想到光绪帝是这样的，急忙上前请安，光绪则只是礼节性地微笑着，和她们握了握手。德龄觉着，那双手冰凉冰凉的，而且软绵绵的没一点儿力气。

光绪来了，就是要上早朝了。果然大总管李莲英来请。李

莲英个儿不高，又瘦又老，长得难看，但深得慈禧信赖。那天慈禧好像特别高兴，一定叫娘儿仨在东配殿等着，又唤来嫔居的四格格和元大奶奶陪着说话儿。四格格见了娘儿仨这等打扮，好不新奇，因见裕太太是长辈，容龄尚小，于是单问德龄道：“听说姑娘们是受欧洲教育长大的，可是的？小时候就听说，到了一个国家，喝了那儿的水，就把本国的事情都忘记了，是真的吗？”德龄笑道：“那是大人们编出来吓唬你的，哪有这事儿？像我们，虽然受了欧洲的教育，可大清国的礼儿不是也都知道吗？”又道：“对了，我们在巴黎的时候还见过你哥哥载振呢，那次是他要去参加英王爱德华的加冕礼，当时我们也收到了请柬，要不是父亲有事不能脱身，我们也就一起去了。在国外，算不得什么的。”四格格听了，美丽的脸上全是惊讶，道：“原来外国也有皇上？我以为咱老佛爷是全世界的女皇呢！”皇后道：“你们知道什么？山外有山天外有天，外面的世界大着呢。譬如美国就没有皇上，是共和国，凡废除了帝制的就叫共和国。”四格格问：“共和国有什么好？”皇后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，话锋一转道：“我现在正瞧一本世界史呢，翻译过来的，挺好看的，你要是对这些有兴趣儿，等我瞧完了给你。”元大奶奶在一旁忙不迭地说：“皇后主子明儿也借我瞧瞧。”皇后看她一眼，道：“你怕是只能瞧瞧画罢了。又不是老佛爷赏的戏，你也要瞧他也要瞧的，没的瞎掺和！”说罢，大家都笑。话音未落，那边李莲英来叫请，说是早朝已毕，今儿老佛爷高兴，叫大伙一块儿去知春亭赏春。“老佛爷说，天儿好，就不备轿子了，走着去。”李莲英弯着腰传谕。容龄拍手笑道：“我正想走着，坐在轿子里都快闷死了，哪儿还顾得上看外边儿的美景！”

裕太太听着，怕容龄又走板儿，忙向她使了个眼色，容龄却浑然不觉。皇后笑道：“我瞧五姑娘倒是快人快语，是个爽快

人！”裕太太赔笑道：“瞧皇后主子说的，她不过是个小孩子罢了！”

皇后率众往外边走，李莲英又连忙赶去回话。德龄注意到李莲英戴的是红顶花翎，小声问皇后道：“皇后主子，听阿玛讲，前朝太监没有过二品顶戴呀。”皇后小声道：“姑娘快别说这个！为这个大臣们还有人上表奏本，惹得老佛爷发怒呢！老佛爷说：‘哼，成天价太后老佛爷地叫着，那都是虚的！这么点子小事儿，难道我还做不了主？还要奏本，都是叫皇上给惯的！’……”

此时，容龄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，天真烂漫地问道：“皇上呢？皇上怎么不来？”

一听这话，皇后骤然变色，低着头一路疾走，再不说话。众宫眷都急急跟着。裕太太与德龄都瞪着容龄，容龄撅起小嘴，不知自己又错在哪儿了。

3

慈禧已在知春亭摆下茶点，这会子见她们来了，堆起一脸的笑，柔声道：“德龄、容龄，你们过来，让我瞧瞧这法国时装！”两个姑娘提拎着裙摆一路跑过去，慈禧摸了摸容龄的裙子，叹道：“这么轻薄的衣料，怎么竟能撑开呢？”容龄道：“回老佛爷，里面有金属做的裙撑。”慈禧笑道：“原来这像仙女儿一样的裙子里竟还有这许多机关。”四格格在一边儿瞧了半天，道：“你们的鞋也不一样。”德龄抬起她红色的高跟鞋，道：“这是路易十五式的高跟鞋，是现在高跟鞋的最新款。”一语未了，慈禧竟站了起来，伸出一只脚道：“让我试试。”

穿上红色高跟鞋的慈禧在皇后和四格格的搀扶下小心地迈